

論老子權謀在兵法上的應用

徐文助

老子是個聰明睿知者，他不只對宇宙自然現象有相當瞭解，對人情世理也有深刻的認識；他主張無為不爭，崇尚弱道，但基本上仍不失為積極入世者。他根據道的理論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入世應用哲學，這套哲學就是後人所說的權謀思想。權謀思想在道德經裡佔有相當的分量，和他形而上的本體論相較，是可以等量齊觀的。

「權」的原義是稱物體輕重的秤錘，做動詞解意思是衡量事情的輕重；「謀」指的是「謀略」、「策略」；權謀兩字加起來，是說在行事過程中，衡量事情輕重，以制定適宜的策略，使事情能圓滿達成，可見權謀不過是處理人際關係的一種技巧，本身並不神秘、複雜，也沒什麼可怕之處，實在沒有必要忌諱它。即使是孔子，為達成他的道德目標，也不能不講求為人處事的技巧，所以他也講求權謀，例如他說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（論語子罕）又說：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」（論語述而）不過孔子講的權謀，過程是仁義，目標是至善，權謀固定在仁義之中，不容易出軌；一般搞權謀的人，有時目標雖是善的，過程却不一定是仁義的，這就是這些人有時候被斥為「陰謀家」的原因；其實陰謀也好，陽謀也好，凡是謀的本身就具有詭變性，是否能被人接受，就要看執行人本身的道德情形，不能因為執行人本身道德低劣，就一口咬定權謀的本質就是壞的。例如同樣以兵家的技巧來說，可以有孫武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（謀攻篇）的仁者胸懷，也可以有吳起屠城（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說吳子書有屠城思想）的作法出現，同樣是統御士卒的技巧，可以有孫武恩威並濟的作法，也可以有尉繚子殺自己士卒一半的殘忍統御方式（見尉繚子兵令下篇）。我們今天講權謀，當然不能忽略最基本的人道主義。

老子確實是最優秀的權謀家，他的權謀表現在各種實務的應用上，而在各種實務中，以戰爭最需要善用計謀；在道德經裡，老子也發現到戰爭的重要性，所以直接提到戰爭字眼的，為數並不少，其他間接提到，或者可用來戰場上使用的謀略那就更多

了。後來兵家巨擘——孫武出現後，不論兵學理論或實際運用技巧，更和老子有相通之處。以下就老子的思想重點——無形、弱道、自然、正反等，說明權謀在兵法上的應用情形：

一、無形：老子以爲天地是以「無」爲始的，有了「無」才能造就萬物，所以他說：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」（一章）、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（四十章），「無」所以能造就萬物，原因是它並不是真正的一無所有，它是一種「混成」⁽¹⁾ 狀態，只不過還沒具備萬物的形狀而已，在道的運行中，它慢慢變化，由一擴到二、擴大到三⁽²⁾，最後造就萬物（四十二章）。老子不只拿「無」來說明宇宙自然的「本象」，而且也實際應用到權謀上來。最明顯的例子是第二十七章：「善數不用籌策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而不可解。」老子以爲有了籌策、關鍵、繩結，就有了形迹，有了形迹以後，比你聰明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破綻，解除你的計謀，再設計策略對付你。以繩結爲例，今天解不開，明天可解，明天解不開，以後可以再解；今人解不開，後人可以解，總有一天結可以解。如果結的本身沒有繩，而只是一種意念，或者連意念也沒有，他人如何能解開？所以說策略的應用是以「無」爲最高的理想的。兵法是最需要講求策略應用的，但「法」縱使經過最聰明的人制定，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」，敵人也可以設計另一種謀略對付你，所以自古「玩法者死於法」，真正懂兵法的人決不「玩法」，他是以「無」爲法的，孫武就說過：「形兵之極，至於無形，無形則深間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，因形而錯勝於衆，衆不能知。」（虛實篇）、「微乎微乎！至於無形，神乎神乎！至於無聲，故能爲敵之司命。」（虛實篇）當然孫武的以「無」爲法，這種「無」不是絕對的無，只不過是無「形」、無「聲」，不露破綻與敵，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善用虛實、奇正、攻守的技巧求勝，正如老子的「無」中生「有」⁽³⁾，最後還是要創造萬物一樣。

二、弱道：老子觀察宇宙萬象，發現凡是剛者、強者都容易被摧折，例如飄風、

(1)道德經二十五章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」

(2)道德經四十二章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

(3)道德經第四十章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

驟雨，來勢雖猛烈，但終究支持不了多久，馬上風止雨歇，倒不如那綿綿細雨，聲勢雖弱，却可以下個數天或數十天不停，所以他說：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」（二十三章）另有一種東西「水」，它柔弱得近乎無能，却有堅強不可敵的一面，古人說「泰山之雷穿石」⁽⁴⁾，老子也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者莫之或勝。」（七十八章）這些風、雨、水的自然現象，應用到人事也莫不盡然，試看古今中外，凡是恃強凌人，不可一世的所謂「強人」，大都沒有好下場；做事善走極端，堅持己見的，尤免不了失敗的命運，這就難怪老子要下結論說：「柔弱勝剛強」（三十六章）了。柔弱所以能勝剛強，固然可以說是由於氣勢虛弱，較能保留自我的能量，所以常能比剛強者留存較久的時間，但我們不妨解釋為：柔弱者由於保持虛弱，能夠不以要害（堅強之點）面對敵人，所以較能死中逃生；或者柔弱者的謙弱退守，引不起敵人的注意，而逃過劫難，這也是柔弱者能堅持到底而得勝利的因素，這麼一來，柔弱就可成為亂世中或危險的戰場上，逃生甚或致勝的工具了。所以老子主張不爭，正是「弱道」的具體表現，他說：「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（六十六章）「進寸退尺」（六十九章）。從這可以看出，老子仍然嚮往那「天下莫能與之爭」的勝利，他所說的不爭，不是真的不爭，退也不是真正的退，而是一種手段，目的仍在求勝，所以在戰爭上，老子認為哀兵必勝（六十章：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），其理論的基礎，就是本於此。後代兵家孫武，在兵法上注重守勢，主張以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（謀攻篇），就是老子弱道思想的發揮，例如他說：「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」（形篇）又說：「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，而不失敵之敗。」（形篇）意思是說先做好敵人不能勝我的守勢工作，以待敵人露出破綻，而可以打敗他們的時機出現；不可勝的守勢靠自己可以做好，可勝（打敗敵人）却要看敵人情況而定，自己不易掌握，所以權衡利害，孫子是寧可採用氣勢較弱的守勢的，這種概念和老子的弱道思想是可以相通的。

三、自然：老子的道就是自然（二十五章：道法自然），他認為道在周行運轉之中，自然而然地創造了萬物，道創造了萬物之後，就不佔有萬物。萬物得道而生後，

(4) 語出漢書枚乘傳諫吳王書。

各以其道（德）自生自滅，所以說：「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毒之，養之，覆之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。」（五十一章）道既然不是有意的在創造萬物，萬物的創造對道來說，不過是在它運轉過程中，不得不有的一種現象而已，所以道對萬物不具任何感情，這就是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」（五章）的原因。人既然是道所創造的萬物之一，就應該學習道而守道抱德，自求多福；守道抱德，自求多福的方法是回復道的恍恍惚惚，絕去聖智、巧利⁽⁵⁾，使思想昏昏、悶悶，好像嬰兒一樣：「俗人昭昭，我獨昏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」（三十章）「復歸於嬰兒。」（三十八章）昭昭、察察的意思是頭腦聰明，明察秋毫，和昏昏、悶悶正好相反；老子認爲以昭昭、察察的態度處世是不好的，因爲知道得太多，煩惱也就越多；或者自以爲聰明，凡事激進爭先，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倒不如那些頭腦簡單、個性純樸的人快活，就像無憂無慮的嬰孩一樣。這種由道的本質引申出來的、棄智的處世哲學，一用到政治謀略上，就變成愚民政策，所以六十五章說：「古之善爲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」

在兵法上和老子的道相應的就是「勢」，「勢」字在先秦兵書如六韜⁽⁶⁾、孫臏兵法⁽⁷⁾裡都提到，但還是以孫武的說法最爲具體詳細，孫武甚至列有專文勢篇加以說明。孫武所說的勢是一種自然而然，不得已的情況；從人的立場看，勢所造成的情況令人身不由己，從事情的本身看，勢所造成的結局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像老子所說的，道的運轉，道的創造萬物是自然而然，不得不然一樣。勢篇說：「故善戰者求之於勢，不責於人，故能擇人而任勢；任勢者，其戰人也，如轉木石，木石之性，安則靜，危則動，方則止，圓則行，故善戰人之勢，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，勢也。」孫武把「勢」比喻成張開弓弩，不得不發，水的漂石，不得不走⁽⁸⁾，所以主將要利用外交、謀略、統御等方法，塑造出這種自然而然的勝利，就像轉圓石於千仞之山，其勢不得不下，其下也就自然而然一樣，這種順乎形勢，自然得到的勝利，可以使軍備、人員

(5)道德經十九章：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……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」

(6)太公六韜武韜兵道：「用之在於機，顯之在於勢，成之在於君。」

(7)河洛六十四年排印竹簡孫臏兵法威王問篇：「勢者，所以令士必鬥也。」

(8)孫武兵法勢篇：「激水之疾，至於漂石者，勢也。……勢如擴弩。」

不致有太大的損失，否則靠正面交戰、僥幸獲致的勝利，我方的損失必將不貲，甚至還會有得不償失的情形；可見同樣是勝利，而其境界和實質的利益是不能相比的。孫武把這種因勢得到的勝利，尊稱為「善戰者之勝」⁽⁹⁾，原因就在這裡。

前面說過老子的道是無知無識，無情無義的，孫武也把道的這種特質應用到勢裡。他認為士卒雖然也是人，有人的智識和情義，但在主將刻意造成的勢的壓力下，這些情感、智慧已沒有存在的必要，這時候的士卒，就像只知接受鞭打、指揮的群羊，任憑主將驅趕作戰（九地篇：焚舟破釜，若驅群羊，驅而往，驅而來，莫知所之。）一點也沒有反抗的餘地，孫武認為這樣才能衆心一致，達到「鬥衆如鬥寡」（勢篇）的效果。這種軍事上的愚士策略，和老子在政治上的愚民政策，內容是相通的，因為愚民的主張是道的本質的應用，愚士的要求是因勢的必然結果，而道和勢兩者却又同歸本於自然。

另外，老子和孫武都發現到：道給人類的自然本性中，具有求生的本能；人類縱使如老子所說，都回復到嬰兒⁽¹⁰⁾，也免不了這種本性，因為嬰兒求生的本能，也是一出生就具有的。就一般情況說，人類固然為求生而畏死，因畏死而求生；但在特殊的狀況下，却由於堅強的求生意念，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，而勇往直前，視死如歸，難怪老子要說：「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，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」（七十五章）這樣的話了。孫武就是根據這種認識，發展出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」（九地篇）的策略來，他認為士卒平時因怕死而恐慌，但一旦陷入最危險的地方，或者深入敵境，無處逃亡，心裡就受拘縛，不再恐懼，因為他們知道恐懼沒有用，只有死路一條，為了求生，只有死鬥到底（九地篇：兵士甚陷則不懼，無所往則固，深入則拘，不得已則鬥），所以主將應該運用謀略，設計出這樣的形勢，使士卒的拼死力戰，變成自然而然，不得不然。韓信在井陘口以背水陣大破趙軍⁽¹¹⁾，項羽在鉅鹿之戰沉船破釜，燒廬舍，只帶三天糧食，結果大敗秦軍⁽¹²⁾，都

(9)語出孫武兵法形篇：「善戰者之勝也，無智名，無勇功，故其戰不忒。」

(10)道德經三十八章：「復歸於嬰兒。」

(11)見史記淮陰侯傳。

(12)見史記項羽本紀。

是運用這種計謀，以斷絕士卒逃生之念，而死鬥到底，終於獲得最後勝利。歸根究底，造成這種「勢」的思想基礎，也是出自於老子自然之道的延伸。

四、正反：老子所說的道，在運轉時，是圓融、不走極端的，所以才能永遠不停地運行（三十五章：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）；它的性質是「逝」，是「遠」，是「反」（二十五章）；在運行過程中，道總會從遠行之點回返到原先的出發點，因此道具有「返」的特質。「返」既然是回頭，當然就和原先的路向相反，所以「返」也有「反」的意思，「返」、「反」字義雖不同，內容是相互助成的。道既如此，它所創造的萬物也一樣，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，舉例說：你要削弱某人的力量，你就不要正面削弱他，因為根據道的運行，他弱到極點，自然會轉弱為強，結果反而達不到你的願望；如果你不削弱他，反而增加他，他自然會由強轉至弱，而達到你的願望。他如歛張、興廢、奪與，甚至禍福、奇正、善妖等，道理都相同；一般人都以禍為害，以福為利，其實禍中有福，福中有禍，禍福本就循環相生；今日之禍，焉知不是他日之福？所以老子說：「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，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（三十六章）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」（五十八章）「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」（五十八章），這些相反相成的思想，不只在解釋本體的現象，也可看成是屬於應用的範圍。孫武兵法有關奇兵的謀略，大都本於此，他也發現這種「終而復始，死而復生。」（勢篇）的循環不滅的妙處，所謂「詭道」（計篇：兵者，詭道也。）的兵法就是根據這種基礎設計，例如他說：「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遠，遠而示之近。」（計篇）這種反向而行的誤敵謀略，和上面所提到的老子第三十六章的說法，基本是都是出自於「相反相成」的觀念，兩者謀略上的應用是相同的。

以上大略述說老子思想在權謀運用上的要點，道德經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千言，但它除了具有做為理論基礎的本體論外，也具備豐富的形而下的應用論；權謀就是一種應用學，是老子留給後人的最有價值的遺產。諸子百家各有他們的應用學，只是老子思想更富有詭變性，因而被後代推為權謀的宗師而已。